

未死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

登臺闐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

妄過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眾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

萬物而不主於一起然其若遺也政和曰

功蓋天下而我不自己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子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

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眾妄之不足辯

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

其所止宿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

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

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

食於母而已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四二

趙學士集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

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眾有之容皆

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恍其中有象恍恍

惚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

象者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

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

乎其中矣

其精其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

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

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

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庸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

未嘗去故能以閱衆庸之變也庸美也雖

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庸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

而不去故也先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

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閱衆庸之始

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

通而已故與物不迂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

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

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

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

故以抱一終之蓋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

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

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

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為終始或迭為得失

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

俱變故以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

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暇何暇及物

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

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宜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

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

宜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

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

歸復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

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

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此所謂希言矣先曰希言者言而不得

所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道嚶鳴

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手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

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

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賦之以為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目不知其不能久也政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其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肇曰真者同真偽者同偽靈照冥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淨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致失疑道也零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文意不相連屬試為之說曰希言自然談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事於道矣孰為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以終日哉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踣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踣政者未有不喪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政和曰政而欲立踣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充之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光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曰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者也政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變周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也光曰絕待曰獨立真常曰不改政和曰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先曰不涉數量曰大

大白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而求之一心足矣陸曰道強名為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光曰孤運無住曰逝逝極絕待曰遠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  
故道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道而言之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陸曰域中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先曰三才法道未不離本

自然即道也道道之強名表重玄之極則也趙曰或問中條隱士表用之曰言道則涉中矣以可道則非道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為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

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先曰乘以尻輪御以神焉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先曰至人於言喙鳴鍾應不存實義即夢說夢即言忘言復何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先曰即塵了地即滴竟海即道窮物以一如萬何假籌筭

解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

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手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知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先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遺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悟如迷方為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功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

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眾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矜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以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有割裂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為二趙曰上言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

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隨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  
或隨於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盪

而強之或損而贏之或載而成之或隨而  
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

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  
不獲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之

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  
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水

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  
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  
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

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

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

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  
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  
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備用兵之後殺

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  
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  
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  
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

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以之濟難不以為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在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撲雖小天下不致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撲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  
為物舒之無所不在歛之不盈毫末此所

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  
塵埃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

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今而自均

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然於  
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

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聖人撲散為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  
撲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  
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  
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  
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趙曰諸說  
皆以萬物賓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秦文獨  
異之曰若然則應言萬物賓道猶如川之  
歸海江河與馬馬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  
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  
名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為  
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  
為川谷為江海為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  
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撲也故夫亦將知止  
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

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  
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  
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  
下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  
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  
聖人能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  
日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

至也先曰其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  
求不可以對待取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已有  
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  
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  
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  
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  
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  
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  
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  
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  
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  
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  
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手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各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手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

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歛於張知弱於強知興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非有本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強者不知所欲歛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

奪亦然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為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為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謂若有造物推行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特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聖人以無為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撲之念外無抱撲之迹故撲全而用大苟欲撲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趙學士集解

四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

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也其下非為不成

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政和

曰不思而得未勉而中不行而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義皆不勉於為之矣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

上而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下者不足復言可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不應於是刑罰與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

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容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單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

後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以為明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